











# 说“雷”及雷神\*







方 辉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甲骨文中有一字作 (合集 3946 正)、 (合集 13406)、 (合集 13413)、 (合集 13417) 等形,金文则作 (师旅鼎)、 (雷甌)、 (父乙壘)、 (螽驹尊) 等形。该字最初由“申”及另一个偏旁所组成。对这两个偏旁原意的理解,决定了对该字不同的释读结果。此字先后有不同的释读,主要有:


## 释電

王襄在 1920 年发表的《簠斋殷契类纂》一书认为此字为“古電字”。罗振玉在《殷墟书契考释》中进一步阐发了这种观点:“《说文解字》電,古文作,此从,象電形,象雨点,雨与電相将也。卜辞中又有作者,疑亦電字”。

## 释雷




叶玉森在《殷契钩沉》及《殷墟书契前编集释》中则认为:“罗氏谓像雨点,然、不可亦像雨点。卜辞雨字百数十见均以之直点取象,予曩定为雷。《说文》:‘雷,雨冰也。古文从雨,象形。’……是雷缘電气发生。《说文》:‘電,阴阳激耀也。’古人制雷字从即申,像電耀。屈折形乃初文電字。……像冰点,像冰块。释雷似无可疑。雷甌雷作,卜辞亦作,所从之亦古電字,雷亦缘電生也。孙诒让氏谓像云气,吴大澂氏谓像虺形,并不确”。

## 释虹


















郭沫若《卜辞通纂》:“雨下一文,罗振玉释電,叶玉森释雷。案乃虹字。《说文》:‘籀文虹,从申。申,電也。’此字正从申,于申旁附以小圆或细点者,示虹之周遭有雨滴。申乃绅之初文,象形,




像带之连蜷而两端有钩。许谓‘申電也’者,非也。虹之从申者即以其似带形,又名蜺蜺者,亦谓如带之虹也”。

## 释霰

董作宾《殷历谱》:“余以为即霰字。此字从或为霰之形,从,即申,乃其声,申象電之闪光,俗所谓闪也。申散音近,霰盖后起之形声字矣。”

## 释雷

于省吾:“契文雷字从申者,申即電之初文。雷者電之形。其从点者,像雨滴形。雷之声无可象,加点所以别于申”。“或乃雷之初文。或省作,从实点与从虚廓一也。……要之,甲骨文雷字从申,申即電之初文,電者雷之形,雷者電之声。雷字之演变,其作,乃或形之省变,再变而作,三变而作,四变而作,其增雨作形符,为说文作雷所本”。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从申,申即电,电相击而有雷声,故以电之闪光表示雷之特征,又以实点作形,小圆点作形或形表示雷声。甲骨文中之小圆点,即实点之虚廓,二形通用,而小圆形又因中间加横竖画为文饰而作,因契刻不便改圆为方而作田字形。金文雷作 (雷甌)、 (师旅鼎)、 (螽驹尊),讹变为小篆雷,《说文》:“雷,阴阳薄动雷雨生物者也。从雨,象回转形。古文雷,古文雷,篆文雷,间有回,雷声也。”按谓象回转形,回为雷声,均不确。

对于偏旁、、,诸家释法有雨点、冰点、霰(闪)、雷声,而正是对这一偏旁的释读,决定

\* 首届中国文字发展论坛暨纪念甲骨文发现 110 周年学术研讨会

了对该字的释读,如谓之像雨点者释读为電,谓之像冰点者释读为霤,谓之像闪者释读为霰,谓之像雷声者释读为靐。对于另一偏旁“𠂔”,各家大都根据《说文》释读为“申”,并采用《说文》的“象電形”的说法,如曰像電形(王襄)、像電耀(叶玉森)、像電之闪光(董作宾)、電之形(于省吾)、電之闪光(徐中舒),唯郭沫若虽也释为“申”,但对于“申”字所象,谓“象带之连蜷而两端有钩”的“绅”,故将之释为“虹”字。不过,在其《释干支》一文中,郭老又认为“申字乃象一线联结二物之形”,具体说法如下:“申,《说文》:‘申,神也。七月,阴气成体自申束,从臼,自持也。……𠂔,古文申。’……古文既无从臼之申,则小篆之形自是后起。此殆汉人依肖像说所改。……形既后起,许氏之释自非其朔。……惟申字在古有直用为神者,如《克鼎》之‘显孝于申’,《杜伯鬲》之‘享孝于皇申且考’,均系神字,殆假借也。又申有重义(《尔雅·释诂》),有束义(《淮南·原道训》‘约车申轅’注),有伸义(《广雅·释诂》),此于古文字形均未有说。重义尤古,《诗》《书》中多用之。《皋陶谟》之‘天其申命用休’,《史记·夏本纪》迺作‘重命用休。’此即非申之本义,相去必不甚远。要之,古十二辰第九位之申字乃象一线联结二物之形,而古有重义”。可见,申字古义多种,但其本义如何,郭老只说“象一线联结二物之形”,其实并未明言。杨向奎发挥此说,认为:“我以为这二物是指天和人而言,指‘申’是一种媒介物而言。《尔雅·释诂》云:‘申,重也’,正是指人民不能和上帝直接交通,必须经过这一番‘申’的重复手续而言”。该文也没有解释“申”字的本义或其所象。

笔者同意于省吾、徐中舒对雷字的释读意见,但对于他们关于偏旁的分析,则未敢苟同。雷字偏旁中的虚点或实点,方形的田或圆形的,实即鼓的象形,对此已有学者指出。而另一偏旁,即所谓“𠂔”

(申),也非所谓闪电之形,而实即雷公的侧视形象。也就是说,甲骨文、金文中的“雷”字乃像雷公击鼓之形。

古人认为雷乃天鼓之声,故《易·系辞》有“鼓之以雷霆”之说。《初学记》卷第一引《抱朴子》云:“雷,天之鼓也”;《河图·帝通纪》曰:“雷,天地之鼓”(《太平御览》卷十三引),皆其例证。雷公在汉代画像石中常见,如山东长清孝堂山东壁上层图像,“下部坐车击鼓者似为雷神”<sup>①</sup>;嘉祥武氏祠后石室第三石第二层、第四室第二层,刻画的均是雷神出行图<sup>②</sup>;安丘董家庄汉画像石墓,前室封顶石中石左端及后室东间室顶西坡均刻有雷神出行图<sup>③</sup>;河南南阳英庄汉画像石墓前室顶盖上,绘有一幅“雷公鼓车图”<sup>④</sup>。雷公或雷神的形象和装束以董家庄前室封顶石中石左端画像石最为典型:“云车由云朵簇拥勾连而成,车身生翼,车上树立三面建鼓,羽葆招展。雷公头戴插有花束的高冠,身生双翼,击鼓前行”。乘坐雷车,身生双翼,击鼓前行,是此类题材中雷公的典型形象,如本文图四左侧图像所见。



图一 马王堆汉墓帛画

关于雷公的面相,因画像石疏于细部描述,难于从上面诸例中窥知。据《洪范·五行传》载:“夫雷,人君象也,入能除害,出能兴利”<sup>⑮</sup>;“雷於天地为长子,以其万物为出入也,雷二月出地百八十日,雷出则万物出,八月入地百八十日,雷入则万物入,入则除害,出则兴利。人君之象也”<sup>⑯</sup>。

人君即猴。葛洪《抱朴子·玉策记》曰:“山中申日称人君猴也”<sup>⑰</sup>。同书《登涉》亦曰:“申日称人君者,猴也。”可喜的是,汉代画像中确可见到人君即猴子形象的雷公,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神祇图”帛画,上端(象征南方)正中绘鹿角状神人,东侧绘雷公,西侧绘雨师(图一)。雷公头侧的“雷”字清晰可辨。雷公图形虽已残缺,但大致面貌仍可辨,“面似猴,头戴幘头,巨眼圆睁,口似鸟喙,着短裙。上空飘着彩云状线条,仿佛闪电雷鸣,震荡着天空。”<sup>⑱</sup>看来,汉晋时期雷公的原型为猴,应该可以肯定。有意思的是,猴作为生肖动物,恰与十二地支中的申日相配,故《抱朴子》中说“申日称人君猴也”,王充《论衡·物势篇》则直言“申,猴也。”郭沫若曾对《说文》“申,从臼,自持也”一说加以辩驳,认为“古文既无从臼之申,则小篆之形自是后起,此殆汉人依肖像说所改。盖‘申,猴也’”(《论衡·物势》),从臼从丨,即肖其善攀援之形耳。”<sup>⑲</sup>然现知将十二生肖动物与记日干支相配,早在汉代以前的秦代乃至战国末就已出现,而与申日相配的就是猴(环,即猿)<sup>⑳</sup>。可见“申猴”的观念来源已久,并非如郭说出现于汉代。细审甲骨、金文中雷字偏旁“申”,既非所谓“闪电形”,也非从臼从丨,实乃一侧视的人或猴形。

前引汉画像石中的雷公,大多乘坐雷车或云车,出行时常有风伯、雨师、电母及众多神灵相伴,前呼后拥,场面壮观。不过,时代稍晚的南方地区所见画像中有雷公单独出现的场景,如湖北武昌东湖三官殿梁普通元年(520年)墓出土的画像砖中,在一方砖的上方中部出现一个裸身力士像(图二),简报中作如下描述:

“砖的上方左右两角均有一圆形图案,图中分别为蟾蜍和三足乌之类。砖的中上方由八边和八个椭圆形组成的图案,似应与表示方位的‘八卦’有关,图中有一赤体小人,双手持物,其物似锤亦或蛇,是否与古神话中的‘雨师妾’有关?”<sup>㉑</sup>

有学者对这幅带有“赤体小人”的图案进行了



图二 东湖三官殿梁墓画像砖上的雷公

研究,指出所谓“八卦”乃连鼓,而赤体小人即雷公:“人像作裸体力士形象,仅裆部束犊鼻裤,双手上扬各执一柄部较长的鼓桴,而且双足也用足趾夹持有同样形制的鼓桴。围绕着他的身体上下左右,是一圈连在一起的椭圆形状的鼓,那个力士正挥舞手足,以四个鼓桴连续不断地击鼓,这正是东汉以来的雷公形象”<sup>㉒</sup>。作者征引王充《论衡·雷虚篇》对雷公的描述:“图画之工,图雷之状,鼎鼎如连鼓之形;又图一人,若力士容,谓之雷公。使之左手引连鼓,右手推椎,若击之状。其意以为雷声隆隆者,连鼓相扣击之音也。”看图解字,可谓若合符节。

不唯如此,在我看来,这幅画像砖上的图案简直就是甲骨、金文“雷”字的图解,周遭的连鼓自不必说,就连雷公侧身向右<sup>㉓</sup>、四肢欲伸还屈的姿态,都与作为雷字偏旁的“𠂔”(申)字形相类。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图案中雷公的面部虽然模糊不清,但其双目圆睁,令人联想到前引马王堆汉墓帛画(图一)中的猴面雷公形象。

商代卜辞中的雷是具有人格化的神灵,故可被帝“令”:

癸未卜,争贞,生一月,帝其令雷。

贞,生一月,帝不其令雷。 合集 14128 正  
帝其令雷。 合集 14130 正

令雷。 合集 14131

值得注意的是,卜辞中关于雷的记载本不多,但雷、卜雷在申日者多,所占比例较高:

七日壬申雷。 合集 13417

壬申卜,古贞,帝令雨。

贞,及今二月雷。 合集 14129 正





图三 武梁祠汉画像石中的雷公及凿虹图

如果雷不在申日,则可能有灾祸:

卜贞,今己亥雷,不惟…… 合集 13419

乙巳……宾贞,兹雷,其…… 合集 13407 反

“不惟”、“其”下字残,推测应为灾祸一类字词。在殷商人看来,雷出现在亥日、巳日,可能是不吉利的事。

不过也有例外:

癸巳卜,古贞,……雨雷十月。 合集 13406

庚子卜贞,兹雷,其雨 合集 13408 正

无论如何,申日雷、卜雷仍然给我们一个暗示,即记日地支“申”与雷公联系密切。“申”本义为雷公侧面形象,作为干支的申,应是假借意。从雷、卜雷多在申日来看,申还可能是雷公的日名(雷公既然是有生命的神灵,自然应该有日名)。总之,申、雷(公)、猴,从商代卜辞到秦汉典籍、图像,其间的联系若隐若现,但细加钩沉,仍是不绝如缕<sup>⑤</sup>。只是这个过程跨越了近千年,有时两头的若干史实会通过文字或图像的形式再现出来,其间的演变过程却如断裂多次的链条一样缺失了许多环节。下面两条商代卜辞与汉代画像石之间的链接情形就是一个例子。

卜辞中有“凿虹”:

……庚吉其……有凿虹于西…… 合集 13444

允有凿明,有……云……晨亦有凿,有出虹自北,饮于河,在十二月。 合集 13442 正

“凿”字从徐兆仁说<sup>⑥</sup>，“凿虹”之释从姚孝遂说<sup>⑦</sup>。但“凿虹”为何意?如果没有武梁祠汉画雷公出行图右侧的仙人手持椎、凿正在“凿虹”的形象(图三)<sup>⑧</sup>,今人很难敢于按照二字的字面意思来理解卜辞文义。虽然汉代时人对“凿虹”的理解可能不尽符合殷商卜辞的原意(对此笔者将另文讨论),但将二者对照阅读,相信任何人都不会否认二者之间的联系。

汉画上的“凿虹图”,自然使我们联想到上引《论衡·雷虚篇》中“使之左手引连鼓,右手推椎,

图四 妇好墓:  
357“玉人”图五 妇好墓:  
470“玉人”图六 妇好墓:  
518“玉人”

若击之状”的雷公形象。尽管在汉画中手执椎、锤的几位凿虹者与左侧乘坐雷车正在引连鼓的雷公判然有别,但这似乎并不影响它们均为雷公的认定,因为在天庭神界,任何变幻都有可能。三位凿虹者在形象上均明显小于雷公,不无可能是雷公神灵本身的分化。后世文献《集说诠真》对雷公有如下描述:“状若力士,裸胸袒腹,背插两翅,额具三目,脸赤如猴,下颏长而锐,足如鹰鹫,而爪更厉,左手执楔,右手执槌,作欲击状。自顶至傍,环悬连鼓五个,左右盘蹑一鼓,称曰雷公江天君”<sup>⑨</sup>。文献虽属晚出,但其对雷公的描述与本文上引早期文献及图像颇多吻合之处,如体貌特征为猴面、背插两翅,所用道具有楔(椎、凿)、槌、连鼓等,说明这段文献当有更早的来源。

既然汉代及其前后的雷公在艺术创作中多见,那么早于汉代的商周艺术品是否也有雷或雷公的形象?回答是肯定的。首先是青铜器纹样中常被用作底纹的所谓雷纹、云纹或云雷纹,应即雷神崇拜的表现。看其在青铜器上出现频率之勤<sup>⑩</sup>,自可推知雷神崇拜之普遍。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在解释中国古代雷神崇拜的原因时说:“汉人古时居住在黄河边上,土地广袤,天空无涯,因此对天产生恐怖的心



图七 梁带村 M26:  
266 玉神人



图八 大洋洲商墓出土“羽人”

理,进而敬拜天。天震怒的表现是电闪雷鸣,所以“喜用雷纹”来表示,并“描于其所尊之铜器上”<sup>③</sup>。其次是商周玉器中经常可以看到的所谓侧身“玉人”佩饰。这类器物出土及传世品很多,一般作侧身屈肢,臂拳曲于胸前,身生双翅,有的头戴华冠。值得注意的是,其面部多是“下颏长而锐”的猴形,而足部则为收拢且锋利的鸟爪形。典型的例子,可举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人”标本 357(图四)、470(图五)和 518(图六)<sup>④</sup>,以及陕西梁带村 M26 266 所谓“玉神人”(图七)<sup>⑤</sup>,二者面部特征均为“下颏长而锐”,而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的那件羽人玉佩饰则是鸟喙(图八)<sup>⑥</sup>,让人自然联想到长沙马王堆汉墓帛画“面似猴,头戴幞头,巨眼圆睁,口似鸟喙”的雷公。这种鸟喙的雷公或许是南方长江流域古代雷公的形象,也未可知。但不论是“下颏长而锐”,还是“鸟喙”,这些所谓的“玉人”、“羽人”造型与古文字或偏旁“申”字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同一性。尤其是妇好墓 470“玉人”臀部刻意刻画的“ ”符号,似乎说明申与鼓之间的配置关系。可以说,这些“玉人”和“羽人”就是雷神即雷公形象的艺术再现。或许是因为雷神甚为普遍的原因,《说文》直言:“申,神也。”正如郭老在《释干支》一文中所说:“申字在古有直用为神者。”“申”成为神灵的同义词,而其来源及本意在历史长河中却变得模糊不清。本文试图从文字、神话传说及图像等方面建立起它们与雷神崇拜之间的联系,并提出了初步看法。但此项研究涉猎问题较多,而笔者学力不殆,文献、图像资料的钩稽均很有限。不妥之处,敬请各位不吝指正!

附记:本文曾在 2009 年 11 月 16~17 日安阳“首届中国文字发展论坛暨纪念甲骨文发现 110 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宣读。承蒙会议主席王宇信先生不弃,建议在《南方文物》“古史新证”栏目中发表,特此致谢!

注释:

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卷中第五,中华书局 2006 年。

叶玉森:《殷契钩沉》,转引自《甲骨文字诂林》第二册,第 1172~1173 页,中华书局,1996 年。

郭沫若:《卜辞通纂》四二一,《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二卷,第 385~386 页,科学出版社,1952 年。

于省吾:《殷契骈枝三编·释蠹》,转引自《甲骨文字诂林》第二册,第 1172~1174 页,中华书局,1996 年。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蠹》,第 10~11 页,中华书局,1979 年。

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第 1241~1242 页,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 年。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干支》,《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一卷,第 213~215 页,科学出版社,1982 年。

杨向奎:《甲骨学小辞典·序》,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 年。

吴东平:《雷雨交加:“雷”字趣释读》,载《汉字的故事》,新世界出版社,2006 年。

有学者指出“申”为所谓“双嘴龙”形象,见郭静云:《由礼器纹饰、神话记载及文字论夏商双嘴龙神信仰》,《汉学研究》2007 年第 25 卷第 2 期。

① 罗哲文:《孝堂山郭氏墓石祠》,《文物》1961 年 4、5 期合刊。

② 朱锡禄编著:《武氏祠汉画像石》,图三二、三四,第 116~117 页,山东美术出版社 1986 年。

③ 安丘县文化局、安丘县博物馆:《安丘董家庄汉画像石墓》,图版 15,第 12~13 页,济南出版社,1992 年。

④ 陈长山、魏仁华:《河南南阳英庄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83 年第 3 期。

⑤ 《艺文类聚》卷二,天部下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

⑥ 《艺文类聚》卷二,天部下,注:本条《初学记》一引于《郎顗上书》下,《北堂书钞》一百五十二,《太平御览》十三作《洪范五行传》,此脱书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

⑦ 徐坚等:《初学记》卷二十九·兽部。

⑧ 周世荣:《马王堆汉墓的“神祇图”帛画》,《考古》1990 年第 10 期。

⑨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干支》,《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一卷,第 214 页,科学出版社,1982 年。

⑩ 李零:《中国方术正考》第三章附论《十二生肖的起

(下转第 67 页)

①⑥ 如《合集》21073。

①⑦ 如《合集》14222。此外,另有「方帝」一词,如《合集》456等。这个词可能有较特殊的意义,锺柏生先生视之为祭祀的一种,而非指上帝。对此,本文姑且搁置不论。

①⑧ 如《合集》94、6497、6498、7075、7407、14193-14207、24978、26090等常见的卜辞。

①⑨ 如《合集》6270-6273、6473、6474、6542、6543、6664、6736、6737、7440、14190、14191、14671、21073等常见的卜辞。

②⑩ 如《合集》14127、14128、14130、672、14225、14226、14195、34150等。

②⑪ 「风」字有些学者直接通假作「凤」,但笔者认为,该字代表凤鸟为风神的信仰,故保留原字。

②⑫ 对甲骨文「𠂔」字的看法不一。笔者赞同将此字释为「求」,而甲骨文「𠂔」(奏)字释从「求」、「収」会意兼形声字的结构。

②⑬ 卜辞用「𠂔」字,即「微」与「嫩」的本字。但「微」系地名,而「嫩」则指涉吉祥之义,故此处读为「嫩」。参见郭静云《论“𠂔”、“𠂔”、“微”、“嫩”、“美”字的关系》,黄德宽、张光裕主编:《中国古文字论稿》,第391~396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②⑭ a. 胡厚宣:《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复旦学报》1956年第1期; b. 杨树达:《甲骨文中四方风名与神名》,《积微居甲文说》,中国科学院出版社,1954年; c.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241、589页,科学出版社,1956年; d.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第167~186页,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2001年; e. 魏慈德:《中国古代风神崇拜》,台湾古籍出版,2002年; f. 李学勤:《申论四方风名卜甲》,《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第28~32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g. 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第798~80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②⑮ 例如牵牛织女的相对位置是从公元前二十八世纪才开始隔离,这在学界早有论述。其它尚有不少类似的例子,此处暂不赘述。

②⑯ 参见《大戴礼记·曾子天圆》。高明:《大戴礼记今注今译》,第216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

②⑰ 不仅是中国先民,其他的古文明对北极天中也都有所认识,并有崇拜天中的倾向。可是将北辰视为崇高上帝,应属中国文明的特殊之处。

②⑱ 《集成》器号4241。

②⑲ (汉)司马迁撰、(日)泷川龟太郎会注考证:《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十七,页三、四,第457页,大安出版社,1998年。

③⑩ (魏)何晏等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第346页,新文丰出版公司,2001年。

③⑪ 冯时:《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第25~37、7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③⑫ 如《合集》14332等。

③⑬ 如《合集》14313、21084等。

③⑭ 如《合集》14323等。

③⑮ 如《合集》10976、13425、14328、21089等。

(特约责编:徐义华)

(上接第72页)

源》,第172~183页,中华书局2006年。

②⑰ 武汉市博物馆:《武昌东湖三官殿梁墓清理简报》,《江汉考古》1991年第2期。

②⑱ 杨泓:《雷公怒引连鼓辨》,第251~253页,杨泓、孙机著:《寻常的精致》,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②⑲ 杨泓先生文章中所引“连鼓雷神”图像左右反转,本是面向右侧的雷神成了面向左侧,或许是制版过程中的疏忽。郭沫若在《甲骨文字研究·释干支》一文中指出,申字“反书者甚少”,见《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一卷,第213页,科学出版社,1982年。验诸甲骨及金文,此说可信。

③⑩ 《诗经·小雅·车攻》曰:“吉日庚午,既差我马。”将地支中的“午”与“马”相联系,这是此前十二生肖见于周代的最早证据。

③⑪ 徐兆仁:《释凿》,《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辑,第223~229页,中华书局,1989年。

③⑫ 姚孝遂主编:《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第五册,第311页,中华书局,1988年。

③⑬ 朱锡禄编著:《武氏祠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

1986年。该书第116页将虹解释为龙门,不确,说见杨潜斋:《释“虹”“昌母”》,《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

③⑭ 转引自周世荣:《马王堆汉墓的“神祇图”帛画》,《考古》1990年第10期。

③⑮ 容庚先生认为:“云纹是中国图案中的一大类别,又是我国民族形式的一个特征”,“雷纹是从圆形的云纹变成一种有方角的形式”。说见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第104~105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③⑯ 鸟居龙藏:《苗族调查报告》(国立编译馆译),第269~271页,商务印书馆,1935年。转引自罗正副:《无文字民族文化遗产初探——以贵州省扁担山布依族文化社区为例》,贵州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专业2005年硕士论文。

③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妇好墓》,第154~155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③⑱ 孙秉君、蔡庆良合著:《芮国金玉选粹——陕西韩城春秋宝藏》,第74~75页,三秦出版社,2007年。

③⑲ 江西省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博物馆、新干县博物馆:《新干商代大墓》,第158~159页,文物出版社,1997年。

(特约责编:徐义华)



语是地位较低的神灵。由此推论，𠩺意为“被使就座”，其前的成分也是受事主语，而受事主语是地位较高的神灵。

古文字考释方法已经十分成熟，孙诒让、罗振玉、唐兰、于省吾等前辈都做过精彩的总结。将文字置于文中推求其义的文字考释方法，许多先生已经提出并用于实践，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原来只是作为音、形、义三要素中字义一项的扩充，没有作为一种独立的方法。而面对那些无前承和后继关系的文字，用传统的音、形、义推考的方法，无法找到演变规律，很难考释。如何充分发掘和利用这部分甲骨文字本身所带有的信息，就成为文字考释必须解决的问题。高嶋谦一提出利用文字语境考释，不仅考虑了本字的上下文关系，而且利用不同字之间的横向对比，由相类的资料推勘一字的字义，扩大了文字考释的视野。

甲骨文字考释面临方法上的瓶颈，加强方法创新是值得探索的课题。本文是文字考释新方法的探索，对于日后的文字考释很有意义。但适用范围和具体操作程序还需要学者们在考释文字实践中验证。

## 二. 郭静云：《殷商的上帝信仰与“帝”字字形新解》

甲骨文中的“帝”不仅涉及商代神灵信仰，而且涉及天命上帝等哲学命题，一直是学界十分感兴趣的问题。关于“帝”字的考释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天文学方面解释商周时期的信仰，是近年来西方学者常用到的方法，如艾兰等即曾经从天文星象解释“帝”字，郭静云的文章则更加形象地为甲骨文“帝”字提出了新解。

郭静云《殷商的上帝信仰与“帝”字字形新解》一文认为商周时期“帝”是指自然界中，居于极高天位的崇拜对象，位居天中。如果从当前的天象看，自然界的天中必然相当于北辰。殷商时，北极天中没有可见的星星，离北极最近的一颗星即“帝”星。在帝星两侧，约相等距离的位置上有太子星（左）和庶子星（右），在北极另一侧有北斗柄上的天权、玉衡、开阳三星。如果从帝星到玉衡星、太子与天权、庶子与开阳之间也各画一条直线，则三条线的交会处，恰好正落在北极点上。在北极的左右有两颗较小的星星：右枢星和少尉星，将这两颗星连线，则与上述星星的连线构成帝字形。在殷商时期如果要正确标示出北极的位置，可用骨、竹、树枝等简单的材料，制作一种“帝”字形的仪器，用以观察北极的仪器，这是一种既容易又不失准确的基本方法。由此推论，甲骨文中的“帝”字即由此而来。

就这种天相形状看，由此释“帝”字有相当的可信性，但同其他用天象解释甲骨文的考证文章一样，缺陷都在于缺乏其他资料的支持，导致可信性难以确定。

甲骨文字是一种成熟的文字，文字的形成和演变已经经历了很长时间。帝是最重要的神灵，“帝”字的出现应当也很早，即甲骨文中的“帝”字已经经过长期的擅变，已经距离其原义较远。文献称“帝立子生商”（《诗经·商颂·长发》），甲骨卜辞中帝则是命令和控制诸神的至上神，帝已经完全是一种人格化的神灵，而非某种具体的事物，即“帝”已经远离帝字的本义。所以，由甲骨文出发探求造字的本义，已经很难。

虽然，“帝”字内涵已经超越了其本源，但探求“帝”字的本义，对于认识需要解决“帝”的人格化问题以及商周时期的宗教信仰，乃至正确认识中国古代的天命观念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 三. 方辉：《说“雷”及雷神》

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文字来自于现实中的事物，用实物解读文字是有效的方法。方辉《说“雷”及雷神》一文可谓以物解字的代表作。

甲骨文中的𠩺（申）字，先前的学者大多都认为是闪电的形状，并以此为基础考释相关文字。方辉：《说“雷”及雷神》认为所谓“𠩺”（申），为雷公的侧视形象，由此推论甲骨文、金文中的“雷”字乃像雷公击鼓之形。雷公的原型为猴，而猴与申字相联。作者利用大量考古实物与文献资料相结合进行了缕析，将申、雷（公）、猴之间的联系，从商代卜辞到秦汉典籍、图像，一一罗列出来，做出了可信的分析和推论。

在古代文献中，雷神的形象变化较多，鸟、猪、熊、龙等都曾作为雷神形象出现。但雷公为猴形的记载很多，民间流传也很广，《酉阳杂俎》描述雷神“忽骤风雨，有物堕如獾，两目眈眈。”《客中间集》也说“霹雳之中，亦有物焉，其形如猴而小，尖嘴肉翅，雷收声后，亦入蛰。山行之人，往往多于土穴中得之，谓之雷公”所以，将申、雷公与猴联系在一起十分可信。

雷神在历史早期的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虽然随着宗教信仰和神灵系统的发展，雷神地位逐渐下降，但商周时期雷神地位依然十分重要。商周时期大量云雷纹，大家虽然相信其中含有宗教方面的意义，但都提不出具体的解释。如果方氏的结论成立，那么对于认识商周信仰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王宇信）